



百家
笔
会

桥影叠年

□ 欧兢兢

游船穿过第七个桥洞时,我忽然听见橹声里藏着青石板路的回响。船娘摇橹的姿势还似旧年,竹篙点碎的涟漪里,浮起半枚褪色的铜钱草——那该是二十年前你抛进水里的,当时你说要给太平桥的龙王添点酒钱。

桥北的望柱依然蹲着那缺角的石狮,我伸手触碰它风化的眉骨,碎屑簌簌落在旗袍盘扣上,恍若那年你袖口抖落的槐花。那时你总爱站在桥南最高处,白衬衫被江风灌成鼓胀的帆。我数着青石阶往上走,数到第三十二级时听见你说:“再迈一步就要越过龙脊了。”其实我知道,龙脊不过是两级被无数鞋底磨光的石阶,倒是你眼底晃动的波光,总让我疑心要坠进某个未写完的章回。

记得初遇那日也是这般暮色,我攥着油纸伞站在桥北,看乌篷船从你脚下钻出来,船头老翁的斗笠檐扫过你的裤脚,你却盯着对岸茶寮的蓝印花布帘发呆。后来你说,那抹靛青像极了砚台里将干未干的墨,而我是突然跌进墨池的蜻蜓。其实当时我正为弄丢绣绷发愁,你递来的绢帕上绣着半阙《鹊桥仙》,针脚比我的苏绣还要细密三分。

我们常在桥头碰面,你总说桥北是旧时光的码头,青苔漫过石缝的纹路像极了祖父的怀表链;我笑你矫情,却悄悄数过桥南每根望柱的裂痕。有年端午,你忽然蹲在龙首石雕旁说:“快看,这狮子在吞月亮!”我凑近细瞧,原是水中的倒影与石狮的

獠牙叠成了奇景。那夜我们分食了五只粽子,你执意要把蛋黄让给我,说咸蛋黄像极了桥洞漏下的月光。

梅雨季的桥面最是难行,你撑着油纸伞在龙尾处等我,伞骨上凝着的水珠总在我走近时突然坠落,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小的月亮。我们踩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光斑往茶寮走,你说:“这桥有着九曲十八弯的心思。”我数着被我们踩湿的桥阶,数到第十七级时,你的布鞋已悄悄蹭上我的绣鞋。茶博士端来碧螺春,袅袅热气里,你腕间的沉香木串与我的银镯相碰,叮的一声惊醒了檐角打盹的麻雀。

变故来得比汛期的潮水更急,那年深秋你突然说要北上求学,我攥着新绣的荷包在桥头站到露水沾衣。你指着远处的货船说:“等我能把运河画成长卷,就回来接你。”货船拉响汽笛时,我忽然看清你眼里的雾气——原来我们之间横着的从来不是八座桥洞,而是整条运河都盛不下的别离。你转身时,有片枫叶正巧落进我手中的《西厢记》,书页间还夹着你去年画的太平桥速写,桥南桥北站着两个小人儿,衣带被江风缠成了同心结。

这些年我仍常来桥头,卖栀子花的老贩认得我,总要多塞两枝白花:“姑娘的香囊该换了。”沉香木雕的太平桥,桥洞漏出我私藏的茉莉香片。去年清明,我在桥南望柱发现新刻的“平安”二字,笔锋与你当年在速写本上的落款如出一辙。茶

寮老板说,前日有位戴金丝眼镜的先生在此画了整日水彩,临走时在石缝里埋了坛女儿红。

今日游船经过桥心时,我特意要了临窗的位子。船过第五个桥洞,斜阳忽然刺破云层,将你的影子投在我膝头的《东京梦华录》上。书页间飘落半片银杏,叶脉里还凝着那年我们分食的桂花糖香。船娘忽然哼起熟悉的采莲调,调子拐过第七个桥洞时,我分明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青石板与布鞋相触的声响,像极了二十年前你追来桥南时,故意踩响的满地月光。

暮色漫上桥面时,我看见龙首石雕旁站着个戴金丝眼镜的身影。他手中的速写本被风吹开,最新那页画着游船上的蓝印花布帘,帘后隐约有个攥着油纸伞的轮廓。对岸茶寮的蓝印花布帘忽然被风掀起,露出半截褪色的《鹊桥仙》绢帕,针脚上还留着当年未拆完的线头。江风送来沉香混着茉莉的气息,我忽然想起你曾说,太平桥的龙王最爱听未完的故事。

船过第八个桥洞的刹那,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槐花。二十年光阴在掌心碎成金箔,原来我们从未真正分离——那些被桥洞切割的晨昏,被江水润湿的诺言,此刻都化作青石缝里的新苔,在某个相似的黄昏,悄悄漫上你我的鞋面。就像此刻桥南桥北相望的我们,中间隔着整个运河的波光,却共享着同一缕沉香木的呼吸。

了。想着,想着,我又仿佛跌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庄里,来红墙泥瓦筑起的村小做小先生。看顽皮的孩子在村小前的池塘里,畅畅快地游泳,像一尾尾轻快的小鱼,心就宛如春日的泥土里发了芽一样开心。

而陈慧笔下的徂徕山之旅,更是一场浪漫与艰辛交织的盛宴。“春风如醇酒,著物物不知”,骑着红色铃木摩托穿行在槐花如雪的山林间,空气中满是清甜的香气。采花、野营,与野狗的对峙、流星的惊鸿一瞥,让我懂得: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看似狼狈却充满热爱的瞬间。阳台的月光,似乎也染上了山林的野趣,在书页间流淌。

夜渐深,月光愈发明亮。合上书本,思绪仍在天地间飘荡。阳台成了时空交错渡口,我在这里遇见古人的诗意、孩童的纯真、旅人的执着。书籍如舟,载着我穿越千年,踏遍山河,在字里行间邂逅不同的人生。而月下的阳台,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收容着所有的遐思与感动,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诗意的光芒。

安静地和食物相处

□ 夏学军

安静时刻,反而会对那些吃起来“很吵”的食物有着特殊的喜爱。比如薯片,那薄薄的一片片,一口咬下去,“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在嘴里欢快地响起,仿佛在寂静的空间里划开了一道缝隙,就像是某个场景的画外音,给安静的氛围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生机;还有炸春卷,酥脆的外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咬下去的时候,那种酥脆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猪耳朵、鸡脆骨也是,富有嚼劲的耳软骨和柔軟的肉肉相间,咀嚼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很是独特,像是在和食物进行一场独特的对话;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锅里的食材翻滚着,汤汁沸腾着,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一场交响乐。这种语言只有好吃之人才能真正听懂,这是一种属于食客和食物之间的默契。

梁实秋有一本谈饮食文化的书,叫《味至浓时即家乡》,人们对家乡食物的依恋像遗传基因一样不会改变。当我们行走在异乡的街头,嚼着煎饼卷大葱,或者坐在餐厅里细致地吃一碗面时,与此同时辅以这个城市街头巷尾的乡音,从视听上,化身其中,仿佛经过了自家楼下的小摊,亲切而又捻熟。

食物,如同生活的镜像,映照着我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们渴望能给心情带来平静的食物,

海口的旧物都在等待一场返潮。

线装书在柳木箱底呼吸,油墨的纹路爬上月光。祖父的怀表停在民国三十年,秒针在沙滩深处持续摆动,附和着盐分的脉搏叩击着斑驳的抽屉。老藤椅的关节吱呀作响,竹蔑裂痕里渗出琥珀色的蝉鸣。

清风徐来,苏子在悄然触摸浪波,在崖壁刻下与来人的对话,被月色擦掠故乡的尾音。

海口的海风轻抚着这一切,带着咸湿的空气,拂过每一件旧物。海浪在远处深蓝色地吃语,像是在为这些沉默的时光伴奏。海口的天空,是最大的蔚蓝,云朵在天边游走,像是在寻找那些被遗忘的片段,藏着过去的风,藏着旧日的雨,藏着那些未曾褪色的回忆。

大海远处停留的那一块礁石,显得越来越沉重。我看不见的角落里,椰树倾诉于椰风,遗落着无奈和难以描述的愤慨。祈祷,自然与生态的本色出演,拒绝天色下网住鱼儿的生而自由。暮色中,我看着海,海同样与我交换意见,也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

◎天空之山外山

在海口,潮落时,它露出生活的底色。赶海的人们,穿着拖鞋,提着小桶,拿着小锤,在石缝中捡拾螃蟹,在礁石上撬开贻贝。他们不慌不忙,仿佛捡拾的不是食物,而是被时光遗忘的恬淡与安逸。

破晓是天空之山露出的底色。海面上,晨雾轻笼,如同天空之山的面纱。渔船早已驶离港湾,加速而去,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激起一波波的海浪。那是收获的希望,驶向海洋深处,也是天空之山的脉搏,跳动在岁月的长河里。

天空之山迎来了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礁石、海浪、沙滩、椰子树,在自然的世界被深度同构,被定格在月色之下,远在故乡的夜,不乏笑颜与豁达。太阳还在西边高挂,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草地上、沙滩上,找到最佳位置,读海浪,读四面的海风,在云洞与天空之山,我找到第三条路通向历史与天际。

那些简单而纯粹的食物往往就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刚出炉的面包,散发着麦香,蓬松柔软的口感在舌尖散开,每一口都仿佛带着阳光的温暖;又或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米粒熬得软糯,清淡之中透着质朴的气息,能让烦躁的心瞬间安定下来;还有那一杯淡茶,如一本小书,破译生命的密码。这些食物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它们以最本真的状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生活中的小确幸,有它们在,日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论以何种方式与食物相处,只要不是“虐待”它们,实际上都是对生活的尊重。想过美好的日子,一手好厨艺、一颗能安静吃饭的心,一切便水到渠成。

枫桥无语

(外二首)

■ 方华

在市声喧嚣中
侧耳寒山寺的钟声
游船马达轰鸣
惊飞一行心中已久的诗句
还有江枫桥头乌鸦的啼鸣

上塘河边
静泊一叶画舫
难载与我対愁的睡眠
被春风窃取の钟声
还不及一缕香火传得久远

但一首诗设定的情境终难打破
它如那夜半抵达客船的钟声
穿越千年的隔阂
抚慰这河畔伫立的
浮华心境

喧哗木渎

曾被木头堵塞的河流
今又被人声堵塞
我用一柄桨橈荡开春秋
寻找诗意的涟漪

严家花园未见主人
更未见醉步踉跄的天子
虹饮山房庭后未见那道彩虹
也未见台上戏子的身影

喧哗留给了看风景的人
零乱都留给了足履磨亮的青石街
我在逼仄的巷弄聆听吴侬软语
在溪边洗衣的槌声中
找寻时光里的安逸

指引我目光的
是白墙灰瓦间的一缕烟火
它让我在一座古镇的表象下
看到住在心中的场景

东林闲足

青衣冠带
端坐在喧嚣的街市
等我
为这迟到几百年的相约
为这不是曾经模样的春天
我深深声声致歉

青砖黛瓦上流淌的
应不是
当年清朗的月光
紫藤掩映的花窗前
穿古装的青年人
只为留下春天华丽的身姿

依庸堂里
有人隔空临摹那副对联
雨声已停书声已息
一缕阳光
照亮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墨痕
笔锋间依稀觅见先生们的风骨

丽泽堂的木椅上
坐着一群鲜衣华服的人
他们侃侃而谈
而我看见那些穿长衫的魂魄
正悄悄穿过身后的屏风
带走花枝招展的三月

弓河上的桨橈拨不开高楼的倒影
慵懒的锦鲤在一湾浅薄里招摇
苔悄悄爬上
那座马头牌坊的缝隙
写下旧日的沉重
也写下新世纪的密语



那些被桥洞切割的晨昏,被江水润湿的诺言,此刻都化作青石缝里的新苔,在某个相似的黄昏,悄悄漫上你我的鞋面。



闲庭信步

月下书旅

□ 周凡

暮色褪去,月光如薄纱般漫过城市高楼,悄然爬上我家的阳台。这方小小的天地,成了喧嚣尘世里的静谧港湾,而月下的阳台,更是我心灵的归处。小猫蜷在粉色茶花树下,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发出均匀的呼噜声;黄木香攀着木篱笆,将细碎的花影投在墙面,甜香随风飘散,恍若将星河的温柔揉进了晚风。

拧亮书桌上的台灯,暖黄的光晕中,我翻开书页,瞬间跌入文字构筑的奇妙世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笔下的秋夜,此刻竟在夏月重现。仿佛看见千年前的女子,执扇追逐流萤,裙裾轻扬,月光为

她镀上一层朦胧的银边。那些闪烁的流萤,如同散落人间的星辰,在林间织就梦幻的光河,与眼前阳台的月光遥相呼应,让我恍然不知今夕何夕。

“月亮吃饱了天上的乌云,肚子就圆了,然后,开始星星。”这样的诗,是11岁的姜二嫂写的,充满童真与想象。我好想让时间倒流,回到童年。我还想月亮减肥,瘦成弯弯的月牙,然后我飞向天空,坐在月亮船上面摇摇晃晃,转眼翻身,月牙就爬上弯弯的眉尖。

若姜二嫂能把我拉回童年的那种童真纯洁,在庞余亮的笔下,我还可以体验一把“小先生”的快乐。跟



四季回音

青藤上的南瓜花

□ 李斐瑜

久了花就烂了,失了形色。炒好的花盛在盘里,还支棱着,油光水滑的,夹一筷子送入口中,脆嫩鲜香,竟有几分荤菜的滋味。

最费事的是炸南瓜花。需调面糊,面粉加水加蛋,搅匀,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花要整个蘸了糊,下油锅炸至金黄。炸好的花外酥里嫩,咬一口,先是脆响,接着是花的汁水,混着面香,在口中炸开。这吃法奢侈,一篮子花炸出来不过一小盘,乡下人舍不得常做,多是待客时才显手艺。

祖母炸的南瓜花最好。她调的面糊总有秘方,有时加些薯粉,有时掺点啤酒,炸出来的花格外酥脆。我常在灶边守着,看她操作。油锅一响,花香四溢,勾得我肚里馋虫直闹。刚炸好的花烫,祖母不许我立刻吃,我偷偷抓一个,烫得左手倒右手,嘴里呼呼吹气,还是急不可耐地塞进去,结果常烫了舌头。

南瓜花花期不长,开开谢谢,不过个把月。花谢了,藤上就挂满小南瓜,青的,白的,花的,一天天膨大起来。待到秋后,南瓜熟了,农人摘下来,堆在屋角,黄澄澄的,又是一番景象。

南瓜花黄,黄得单纯,黄得透亮。花开花谢自有时。人记得的,不过是那一点滋味罢了。